

从神仙世界的爱情故事窥华人之两性哲学 ——以西王母为文本

高致华

(厦门大学宗教所,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道家认为“有生最灵,莫过乎人”。换言之,在神身上,人把握着人自己。宗教是记载人类自我主义历史中极重要的一章,神的世界反映着人的世界。“西王母”作为道教女神之首,随着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社会形态以及宗教意识的发展,陆续出现各种传说故事,透过不同时代的历史典籍,可发现“西王母”在演化过程中分别与黄帝、周穆王、东王公、汉武帝、玉皇大帝等配对或爱恋的传说,展现“西王母”在历史发展过程所被人赋予的丰富形象,并由此凸显华人的两性平权观念。

【关键词】西王母;黄帝;周穆王;东王公;玉皇大帝

中图分类号:B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8X(2011)01-121-09

白玉显迹,龟台炼真。丽元真水,亿世为神。
宇宙灵母,至尊元君。孕育天地,万物化生。
乾元主宰,瑶池为宫。厚培道德,极致太平。
慈航普渡,接引迷津。龙华圣会,蟠桃赐群。
大德至仁,度回原灵。薄海一统,道继天尊。
无极瑶池大圣西王金母大天尊。^①

李丰楙教授在2010年瑶池金母信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所发表的论文摘要《金母的本相与变相》中,^①即以前举八十个字的《渊源》作为开头,推论全诗文之结构有前后两节,在台湾西王金母信仰史的关键期上,将老母化的瑶池金母回归于道教“瑶池派”;从罗卧云所编撰的《瑶命皈盘》到姜宪灯连编两次周年纪念册,短短二十、三十年间,慈惠堂系的分堂快速发展;这则《渊源》的前半为道教的西龟王母,后半则为瑶池老母,所铭刻的正是一个新信仰的形成,其背后支持的力量则是瑶池派经典的生成。西王金母有众多的名号,说明其形象不断被重新塑造、转化、增添。

为了符合信众的愿求,西王母不论在民间信仰、神话、宝卷中有各种圣号,例如“王母娘娘”、“瑶池金母”、“主母娘娘”、“皇母娘娘”、“圣母”、“老母”、“母娘”、“金母”、“西母”、“西姥”、“西膜”、“帝女”、“王母”、“太真西王母”、“死神”、“太山姬”,^②以及今日台湾惯称之“瑶池金母”、“无极圣祖”、“王母娘娘”、“金母”

【收稿日期】2010-12-27

【作者简介】高致华(1965-),女,台湾省台北市人,厦门大学宗教研究所副教授。

①李丰楙,《金母的本相与变相》,《2010年瑶池金母信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0,第1-2页。李丰楙提出于该慈惠堂系所认同的历史标志有三:(一)当代宗教发展史的社会意义,在政府强行的宗教政策下,如何以回归道教正统化解了一场政治劫难。(二)西龟王母与瑶池老母所反映的中国宗教大历史,如何经历道教与民间宗教的两大阶段,终而被巧妙地融合于一;(三)何种核心教义在宗教社会的内在形成根源,融合前、后两大段历史中的两种宗教型态,关联着中国宗教的救劫本质。为何在战后台湾的未劫气氛中,原本已渐趋定型化的道教金母,又在教派老母的激发下,王母娘娘重降于尘世再度救劫!这一千年来母神在台湾的救劫,就具体联系了前、后期的时代使命,既为战后的小劫、大劫,以通俗化形式提出救度之道,也为普世性的宗教救赎,提供了一个地方性知识的良好例证。

②顾国华,《西王母异名论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8卷第11期,第117-119页。

娘”、“地母”等称呼。明清宝卷、《道藏》中,更是随着大众的需求而有不同的称号,诸如“无极瑶池大圣西王金母大天尊”、“无极瑶池西华至妙西王金母大天尊”、“大罗教主西王金母至阴元君群仙统御大天尊”、“无极瑶池金母天慈尊”、“消劫救世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太上无极瑶池大呈妙灵普度西王金母大天尊”、“西华妙灵普度天尊瑶池无极金母”、“瑶池金母赐福延年大天尊”、“瑶池金母灭罪消愆大天尊”、“瑶池金母传经救世大天尊”、“瑶池金母阐道皈原大天尊”、“瑶池金母解脱修行大天尊”等^①。这种现象既反映了西王母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和多方面的内涵,同时又表明了人们对她且敬且畏的复杂心态。随着社会形态以及宗教意识的发展,西王母形象也不断发生变化,不同时代,西王母更被附会于与不同男神或帝王发展出爱恋传说。

论及“爱神”,一般人或许立即想到的是“邱比特”或“月老”;但是说到绯闻话题,则非“西王母”莫属。“西王母”一词屡见于先秦的历史典籍,如《山海经》、《庄子》、《穆天子传》等都可以看到大量相关记载^②。西王母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一位重要女神,相关神话的流传不但时间久远且范围广泛。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论及中国神话及传说时曾说:“中国之神话与传说,最为世人所知,常引为故事者,有昆仑山与西王母。”^[2](17-8)]这位古老的神话人物,许多神话传说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比如:蟠桃会、嫦娥奔月、牛郎织女等。西王母神话产生于上古社会,并不断于民间流传衍化。

“西王母”或为国名、部落名、部落首长名、女神名,学界多有讨论,本文将“西王母”设定为一位“女神”,从神话传说的角度来探究她的浪漫爱情。先秦典籍中,较完整记载西王母传说的是《山海经》。^[3](P59)]在《山海经》中西王母明确的以女神形象出现,其居住在“昆仑丘”,人面虎身、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具有半人半兽的形象,三青鸟为其取食,为掌管“司天之厉及五残”的司命之神。在西王母神话传说里,黄帝、周穆王、东王公、汉武帝、玉皇大帝等,前后分别与西王母流传出“暧昧”情事。

(一)黄帝

“黄帝”乃中国宗族文化的重要标志性人物,为汉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③,中国历代王朝多为黄帝设庙祭陵来取得象征的统治正当性;黄帝此一神话中的文化英雄,既是传说中的远古帝王,另一方面亦为道教尊奉的古仙^④。

多部史籍皆呈现黄帝居住在昆仑山,如《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2](P344)]《西次三经》:“昆仑之丘,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2](P55)]《庄子·至乐》:“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4](P525)]《穆天子传》:“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5](P6)]昆仑虚即昆仑丘,参《说文解字》:“虚,大丘也,昆仑丘谓之昆仑虚”。其与西王母皆处「昆仑」,成为串连黄帝与西王母爱情故事的契机。昆仑山是黄帝在下界的都邑,如前所述。在《山海经》中,因西王母所居的地方与昆仑神黄帝都邑相近,加上是一男一女,因此成为神话传说中的一对佳偶。

透过史书所载西王母与黄帝交往的故事,可知西王母与黄帝的关系密切。据载西王母曾在嵩山宴请黄帝,宋高承《事物纪原》引《黄帝内传》云:“王母会(黄)帝于嵩山。饮帝以护神养气、金液流光之酒。”^[6](P23)]《史记·封禅书》:“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

①简东源,《“青黄本一家,何来分金王”——探讨花莲西王金母信仰》,《2010年瑶池金母信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0。另外,施芳雅、郑志明先后就西王母的神话传说、分为先秦至两汉神话传说的中西王母、东汉末年至宋代道教经传中的西王母、明代至今民间宗教结社信仰的西王母探讨。包括王母、金母、仙母、西姥、老母、九灵上真仙母、龟台金母、九光龟山金母,民间称呼王母娘娘、瑶池金母、西王金母、无极王母、无极老母。

②考古学者曾在殷墟中发现有“西母”之名,但无法确定是否指称道教女神“西王母”。

③中国人自称“炎黄后裔”、“炎黄子孙”,炎帝及黄帝可能均为远古部落联盟共主,根据山海经,炎帝在阪泉之战败给黄帝而后蚩尤纠集炎帝的部属再于涿鹿之战败给黄帝。

④道教在形成初期,人们称其前身为“黄老道”,视黄帝与老子同为道教的祖师。《庄子》一书中多处记载黄帝访道、论道之事,详参《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82,第1册246-247页、第2册381页、第3册731页、第4册833页。

游,与神会,是有熊之世,已有嵩山太室之名,夫黄帝文明之始,礼乐之祖。”^{[7](P1393)}黄帝经常到嵩山游玩,而西王母在嵩山宴请黄帝,可见其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黄帝内传》亦见西王母向黄帝讲道、授图像的故事,曰:“王母授帝七昧之术。”又载:“王母饮帝以碧霞之浆,赤精之果,因授帝白玉像五躯,曰:‘此则元始天尊之真容也’。又授帝二仪本形图,还丹十九首。帝乃作礼,置于高观之上,亲自供养,后妃臣妾莫得睹之。其观上常有异色云气,奇香闻数百步,时人谓之道观,道观之号自此始也。”^{[8](P302)}《黄帝内经》:“(帝)既与王母会于王屋,乃铸大镜十二面,随月用之。”^{[9](P2034)}黄帝会西王母于王屋,并且铸十二面大镜,让西王母每月用一面。除了面照与象征爱情、催情辅助等,此处的铜镜尚有多种解释,例如古羌人信奉原始的萨满教,而铜镜是萨满教中所用来和神灵沟通,引导进入神界的工具^①。

史籍中记载了黄帝和西王母二人相会、交往的情形,而且在后来的发展中,西王母被附会为黄帝的后妃,见《列女传》:“皇帝妃曰嫫母,于四妃之班居下,貌甚丑而最贤,心每自退。”^{[10](P278)}。《荀子·赋篇》:“嫫母,力父,是之喜也”^{[11](P274)}。《吕氏春秋·遇合》载:“若人之于色也,无不悦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执于黄帝,黄帝曰:‘厉女德而弗忘,与女正而弗摔,虽恶奚伤?’”^{[12](P228)}。据朱芳圃考证,“嫫母”即西王母,西王母是獏族的首领,大概西王母因族名而为獏,古时“母”表示对女性长辈的尊称,所以流传民间,她被称作“嫫母”,又由于其虎齿豹尾,蓬发戴胜的形象,从而演变为丑陋的女神^②。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演变,西王母不仅被附会成黄帝的后妃^③而且还传说她帮助黄帝打败蚩尤,统一中原,甚至帮助黄帝修筑都城。据《轩辕黄帝》载^{[13](P78)},黄帝大战蚩尤,战了很久却不胜,败归泰山。西王母遣使以符授予黄帝,黄帝才得以战胜蚩尤。从传说的角度看,西王母与黄帝的交往,因此追溯到黄帝建国之初,黄帝无疑成为最先与西王母配对的帝王男神。

从神话传说的角度可以看出,西王母授予黄帝神符、神术、神浆、神果,对黄帝平定战乱、统一中原、修建都城、发明机具等皆竭尽全力,由于这些神话故事在民间的广为流传,从而使得西王母在中原地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提高,人们渴望长生不老,围绕西王母这一形象又创造出种种新的神话故事。

(二)周穆王

春秋战国时期的西王母,不再是“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的司命之神^④,而成为具有掌握了不死之药的女神。《淮南子·览冥篇》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14](P217)}。司马相如《大人赋》中,论及西王母:“皓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鸟为之使,必长生若此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15]西王母改变了“豹尾虎齿”的容貌,变为皓然白首,不但长生不死,且掌握了不死之药,并与周穆王成了莫逆之交。

周穆王为西周第五代天子,传说享寿105岁,其与西王母的故事,管见所及最早载于《穆天子传》。其中记载了周穆王宾西王母于瑶池上,饮酒作诗。

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棉组百纯,口组三百纯,西王母再释受之。口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辱。比及三年,将复而野。”西王母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乌鹄与处。嘉命不

①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中铜镜的出土状态来看,铜镜除被古人用于照面梳妆外,还有多种特殊的用途。如:侦测忠奸“照胆镜”、镇鬼降妖“辟邪镜”、祛病除魔“辟疟镜”、象征爱情“半镜”;导淫之具“镜屏”等。

②朱芳圃,《西王母考》,《开封师院学报》1957年第2期,第5-6页;朱芳圃,《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第142-148页。

③嫫母为黄帝正妃,参《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嫫母。”黄帝有四妃,元妃嫫母、次妃女节、三妃彤鱼氏、四妃嫫母。四妃之中以嫫母、嫫母功德为最。许多史书记载,她丑而贤。《列女传》说:“黄帝妃嫫母,丑而最贤。”嫫母确实贤慧精明,她用松香、硫磺和木炭发明了火药。屈原在《九章·惜往日》中赞曰:“姮住冶之芬芳兮,嫫母娇而自好。”相传,嫫母在与嫫祖一起抽丝的过程中,发明“织机”,解决了用蚕丝织帛问题。嫫母生苍林,苍林生始均,始均生北狄,北狄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始祖。后来嫫祖随黄帝南巡而死,黄帝立嫫母为正妃,使其掌管宫室,外出监护于道。后人尊奉她为“先织娘”。新郑城西古有嫫祖嫫母祠,详参“黄帝故里”网站。

④关于西王母的形象,非本文探讨之重点在此从略,详参廖同平,《西王母信仰文化探析》,厦门:厦门大学宗教所硕士论文,2010,第9-12页。

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天子遂驱升于
 弇山,乃寄名迹于弇山之石而树子淮,眉曰西王母之山。^{[16][P10]}

在《穆天子传》中周穆王西征昆仑,朝见西王母,并与西王母在瑶池上饮酒诵诗述志,探讨治国方略,周穆王受益匪浅,可见西王母不仅帮助黄帝平定战乱,统一中原,而且还帮助周穆王出谋划策,治理国家。周穆王西游至昆仑山,拜访西王母,西王母也曾回访过周穆王。《竹书纪年》卷下曰:“穆王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鸟之所憩。穆王十七年,‘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17][P32]}

其次,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记述了造父随周穆王西行拜见西王母的传说:“造父幸于周穆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授,见西王母,乐之忘归。”^{[18][P1779]}另外《列子·周穆王》中也有相关记载:“升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之,以诒后世,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王谣,王和之,其辞哀焉。乃观日所入,一日行万里。”^{[19][P17]}前举史籍皆呈现西王母与周穆王交往甚密,不远千里相会于瑶池,饮酒作乐,甚至共同观赏美丽壮观景色,分别时依依惜别,其后周穆王还特意将这段记忆刻于石上,将美好的回忆诉诸天下。

《史记》中提到周穆王西行拜见西王母,体现出当时社会广泛流传着两人的情事,司马迁于是寄上一笔。西王母与周穆王相会,依依惜别的故事已经成为神话传说,不仅史书中有记载西王母与周穆王交往,相互爱慕的故事,著名诗人的诗句中也记录着这段美好情缘。周穆王与西王母相会于瑶池上,饮酒作赋,其二人的情调甚为悲伤,流传至民间之后,就发展成为哀怨的爱情故事。晚唐诗人李商隐所做的《瑶池》更是流传千古的情诗:“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将西王母和周穆王之间的关系罩上了一层绮丽浪漫的面纱,透露爱情的无奈与思念之苦,使其二人的关系更加扑朔迷离,遐想翩翩。今人读起这首诗来,也许更多地会感叹周穆王与西王母的这一段人神之恋。传说中,西王母难忍相思之苦,果真来中原探望,并与他双双飞升入天宫。

然而,论及二人的相遇相知,则势必回到历史背景的“戎狄不贡”。《后汉书·西羌传》^[20]载:“至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迁戎于太原。”周穆王在泾川回山会西王母的广泛传播,可能是中国内地信仰西王母的发端;同时或许也是周穆王与西王母相遇相恋的媒介。

至于西王母与周穆王有如天雷勾动地火的爱恋故事亘古流传,时至今日网络上甚至有名为《周穆王和西王母的一夜情》^[21]的文章,作者煞费苦心的以《穆天子传》所载,详细举出“癸亥,乃穆王十七年(前993)七月二十七日;第二天,甲子,二十八日;第三天,乙丑,二十九日。”指称周穆王和西王母盘桓三天,且配合时下男女快餐爱情的“一夜情”为题,来形容西王母与周穆王的关系。同文对于二者交往过程的描述极尽露骨:“那时的人可不像他们不肖的后世子孙那样假正经,什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周穆王和西王母的相爱堂堂正正,交媾也顺理成章,又自然又健康。第三天两人分别在即,相互酬答是为相爱的铁证。”该网络文章其实是以《身体的媚术:中国历史上的身体政治学》^[22]中《信使:周穆王和西王母》一篇加以深化,该书用“爱情考古”方式形之于小说手法,将澎湃激情套入历史史籍中抒写,描写爱情经历的过程与悲欢离合的感伤,指称“西王母”故事只有“埃及艳后”可比拟。不过,在笔者看来“西王母”更甚于“埃及艳后”,不但绯闻对象众多且皆为该时代的代表人物,更超越时空限制爱了百年、甚至千年。前举无论是现代书籍或是网络文章,皆呈现了今人对于西王母与周穆王曾是一对恋人的现时代认知。

(三)东王公

“东王公”亦称“东王父”、“东父”、“东君”、“木公”、“东阳公”、“青童君”、“东华帝君”^①、“扶桑大帝”、“青提帝君”等,原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男神,后经道教增饰奉为男仙领袖,为掌管男仙名籍的尊神。

东王公形象最早记载于《神异经》中:“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长一丈,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载一黑熊,左右顾望”^{[23][P15]}、“在东海之东岸,……上有太帝宫,太真东王父所治处。”^{[24][P168-169]}

①一说东华帝君名王玄甫,是“正阳真人”锺离权的师傅,相传其乃“纯阳真人”吕岩(吕洞宾)的前身。该说法多见于明清小说以及降鸾书、劝善文中,如《八得道传》、《东游记》等。

《史记·赵世家》云：“余常(尝)闻之，代俗以东西阴阳所出入，宗其神，谓之王父母。”^{[25](P823)}此处“王父母”无疑系指“东王公，西王母”，也是管见所及东王公与西王母“在一起”的最早正史。

宋代李昉等人编著的《太平广记》中西王母和东王公同列的观念则已根深蒂固。

卷一〈木公〉条：

木公，亦云东王父，亦云东王公……九灵金母，一岁再游其宫，共校定男女真仙阶品功行，以升降之。^{[26](P9)}

同书卷十〈西王母〉条：

在昔道气凝寂，湛体无为，将欲启迪玄功，化生万物，先以东华至真之气，化而生木公。木公生于碧海之上，苍灵之墟，以主阳和之气。理于东方，亦号曰东王公焉。又以西华至妙之气，化而生金母。金母生于神州伊川，厥姓侯氏，生而飞翔，以主元，毓神玄奥。于朕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气，结气成形。与东王公共理二气，而育养天地，陶钧万物矣。^{[27](P71)}

同书卷五〈张子房〉条：

小儿于道歌曰：“着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此乃东王公之玉童也。所谓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东王公也。此二尊，乃阴阳之父母，天地之本源，化生万灵，育养群品，木公为男仙之主，金母为女仙之宗。长生飞化之士，升天之处，先覲金母，后拜木公，然后升三清，朝太上矣。^{[28](P37)}

《神异经·中荒经》记载了西王母与东王公相会的情景：

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圆周如削。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鸟，名曰稀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处无羽，一万九千里。西王母岁登翼上会东王公也。^{[29](P17)}

东王公传统上因“一东一西”、“一阳一阴”等二元理论而与西王母相对应：神话中较早出现的西王母既是统率天界女仙之神，东王公则成为统率男仙之神。西王母与东王公定期相会，象征阴阳的结合，使世界得以延续。郑志明的研究中指出：东王公若要特意彰显出与西王母匹敌的神圣地位，大多只能仰赖源自于道教的神话。^[29]如民间道经《木公宝诰》称：“清微大道，无极神君，元始之化炁分真，紫府之潜龙勿用。称帝于方诸之山，职掌天阶仙籍，立阙于碧海之上，道称化育群生。三宫有管辖之司，八帝为无为之座。届期登台，南顾莞尔，紫气东来，湛寂真静，诞迪玄功，无上之君，群真之祖，大悲大愿，大圣大慈，东华大司命，少阳帝主王公木父天尊。”^{[30](P5)}换言之，郑氏亦认同西王母早于东王公之观点。

推论东王公与西王母的配对，应该是进入到父系社会以后发展出来的男女二元结构，以“公”与“母”形成对称的关系。根据出土的商代甲骨卜辞，有一些有关祭祀“东母”与“西母”的记载，学者推测“东母”是指日神，“西母”是指月神，都称为“母”，是保留了母系社会时代的大母神或原母神崇拜。^{[31](P72)}《礼记·礼器》曰：“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妻之位也。”^{[32](P471)}在如此的意识形态下，“东母”与“西母”也可能随之发展为“东公”与“西母”的对称关系。透过前举丁山的论点，推论西王母更早于东王公，且呈现早期母系社会的特点。

东王公的阳神形像与伏羲有相当高的重叠性^①，但是由于东王公的神话记载较少，因而通常多强调其与西王母对立的阴阳关系，如后汉赵晔的《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第九》谓：“立东郊以祭阳，名曰东皇公。立西郊以祭阴，名曰西王母。”或者如《神异经》谓有只大鸟东覆东王公，西覆西王母，二者的关系是：“王母欲东，登之自通，阴阳相须，唯会益工。”还是从阴阳的观念来区别东王公与西王母的神性，但是也重视彼此间的阴阳调和，以东王公与西王母的东西相会，在彼此互访与感通中促进宇宙气化交感的和谐秩序。

^①伏羲神话与东王公神话的结合，应是稍晚出战国时期以后发展出来的综合性观念，将伏羲纳入到五帝信仰之中，等同于东方木德之帝，都与太阳神崇拜有密切的关系。详参何新《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第53页。

《仙苑编珠》上卷曰：“自元始天王太元圣母还上宫之后，经一劫乃生天皇氏，治世三万六千年，受书为扶桑大帝，居东极扶桑宫，为东王公，今世间皇太子居东宫，象此也。又生九光玄女，号曰太真西王母，居西极昆仑山。故曰木公金母，天地之尊神也。”此段神话在《云笈七签》卷一一四的《墟城集仙录》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在昔道气，凝寂湛体无为，将欲启迪玄功，生化万物。先以东华至真之气，化而生木公焉。……又以西华至妙之气，化而生金母焉。……亦号王母。”^{[33][P463]}西王母为西华至妙之气，东王公为东华至真之气，他们共同养育天地万物，陶均万物，众仙上天时朝拜东王公和西王母，方可升天，一阴一阳，共同掌管校定男女仙阶，从而西王母为女神领袖，东王公为男仙领袖，二人从其神格上也是相互对应，地位是对等的。与西王母不同的是：西王母经常都在中国的神话、传说及小说里频繁登场，但东王公却少有在这些场合里出现。有别于前述之黄帝与周穆王，东王公与西王母的配对门当户对，却不见浪漫爱情。

西王母与东王公成为对偶神的神话，更多呈现以雕刻艺术之形象，例如：(一)陕西省离石马茂庄二号墓前室南壁右侧，上部画东王公与西王母相对跏坐于各自的天柱悬圃之上，下部画有上行飞升的车骑队伍，象征彼此的相互往来。^{[34][P183]}(二)离石马茂庄四四号墓前室南壁右侧，则画有东王公与西王母会晤的场景，左侧的西王母向右执杯作相邀状，右侧跏坐的东王公抬手作揖相让状。^{[34][P206]}(三)山东省沂南汉墓中室八角立柱，东面上方刻画东王公怀抱琴形状，西面上方画西王母拱手状，二者皆端坐于山字形山峰顶的瓶状高座上。^{[34][P170]}(四)汉代“龙氏神人龙虎画像镜”，纹饰分为四区，两区为神人，主神为东王公、西王母，旁各自有二侍，另相对两区分别为青龙与白虎，其外有一周铭文曰：“龙氏作竟自有道，东王公，西王母，青龙在左，白虎居右，刻治今守悉皆在，大吉。”^{[35][P441]}空间虽然可以分成整齐的四方，但是其基本的内涵，实际在东西两方中即已完备，可以用东王公与西王母来涵盖人们一切诸神。(五)“袁氏神人龙虎画像镜”，在构图上大致与前镜相似，其外区铭文曰：“袁氏作竟真大巧，东王公，西王母，青龙在左，白虎居右，山人子乔、赤踊子，千秋万岁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35][P443]}

东汉末年，道教兴盛，汉人又根据阴阳五行说，西王母配以东王公作为对偶神的观念已固，其乃战国时期流传的周穆王与西王母昆仑相会故事的翻版。此后，凡是描写西王母的书，必然要相应提到东王公，且常常将他摆在西王母之前，或许是男主女从意识。尽管东王公后来居上，取得了比西王母更加尊贵的地位，但其对民间的影响，却远不及西王母。

(四)汉武帝

到了汉代，西王母日益被神化，成为雍容华贵，风姿绰约的美丽女神。汉武帝欲求长生不死，迷恋神仙之道，西王母从而在与周穆王的神话故事中脱离出来，与汉代帝王迷信神仙方术的行为结合，演化为西王母与汉武帝相会的神话故事。西晋张华《博物志》卷八：“汉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时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来，乃供帐九华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云车而至。”^{[36][P31]}托名为班固所作的《汉武帝故事》详细记载了汉武帝会见西王母的神话故事：

七月七日，上承华殿斋，日正中，忽见有青鸟从西方来。上向东方朔，对曰：“西王母暮必降尊像，上宜洒扫以待之。”上乃施帷帐，烧兜末香。香，兜末国所献也。香大如豆，涂宫门，闻数百里……是夜漏七刻，空中无云，隐如雷声，竟天紫色。有顷，王母至，乘紫车，玉女夹馭，戴七胜，履玄琼风文之舄，青气如云，有二青鸟如鸟，夹侍母旁。下车，上迎拜，延母坐，请不死之药。母曰：“大上之药，有中华紫蜜、云山朱蜜、玉液金浆；其次药，有五云之浆、风实云子，玄霜绛雪，上握兰园之金精，下摘园丘之紫柰。帝滞情不遣，欲心尚多，不死之药，未可致也。”因出桃七枚，母自啖二枚，与帝五枚。帝留核着前。王母问曰：“用此何为？”上曰：“此桃美，欲种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着子，非下土所植也。”留至五更，谈话世事，而不肯言鬼神，肃然便去。东方朔于朱雀牖中窥母。母谓帝曰：“此儿好作罪过，疏妄无赖，久被斥退，不得还天，然原心无罪，寻当得还，帝善遇之。”母既去，上惆怅良久。^{[37][P18-19]}

汉武帝与西王母相会于承华殿，汉武帝向西王母请教长生求仙之道。这则故事中将不死之药变成了

三千年才结果的仙桃,还加入了东方朔偷桃的故事。这时西王母俨然成了一位雍容大度、温文尔雅,掌握着人间所渴望的长生不老之果的女仙,汉武帝向其拜访,后世附会流传其二人的暧昧故事。另一方面,汉武帝向西王母请不死之药,西王母只是赠送使人长生的仙桃;则也暗喻长生可求、不死难成。

大约在东汉末年或魏晋时期出现的《汉武帝内传》,其中西王母与汉武帝的故事更加生动,并且西王母的形象更加美丽:

王母上殿东向坐,着黄锦褙,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佩分景之剑,头上大华髻,戴太真晨婴之冠,履玄凤璫凤文之舄,视之可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下车登床,帝跪拜向寒暄毕立。因呼帝共坐。帝面南。王母自设天厨,真妙非常,丰珍上果,芳华百味,紫芝萋蕤,芬芳填牒,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气殊绝,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须臾,以玉盘盛仙桃七颗,大如鸭卵,形圆青色,以呈王母。王母以四颗与帝,三颗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辄收其核。王母问帝,帝曰:“欲种之。”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中夏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于坐上酒觞数遍,王母乃命诸侍女王子登弹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笙,石公子击昆庭之金,许飞琼鼓震灵之簧,婉凌华附五灵之石,范成君击湘阴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钧。于是众声激朗,灵音骇空。^{[38](P47-57)}

西王母形象被神化其实是与其职能有关系的,西王母拥有长生不老之药,能使人长寿、不老,所以汉武帝以及民间才会顶礼膜拜。在众文献中西王母也被描述为“天姿掩蔼,容颜绝世”,这一方面是为求长生而对神明的美化,另一方面也透过对神明美化的过程达到对自身形象的理想化,推论亦与汉代人的审美观念有着某些关系。

李商隐还写过《汉宫词》、《汉宫》两首绝句,以汉武帝刘彻与西王母的故事为题材,同样表现了神仙之说是虚妄的主题思想。

《汉宫词》

青雀西飞竟未回,君王长在集灵台。
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

《汉宫》

通灵夜醮达清晨,承露盘晞甲帐春。
王母不来方朔去,更须重见李夫人。

相传汉武帝曾见到西王母,并千方百计寻求不死之术,但结果仍然是徒劳。然而,可知道了汉代西王母握有长生之数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从原始宗教发展的轨迹来分析,西王母的形象应当是从上古巫术仪式中的女祭司形象发展而来。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时期,祭司等职位是由部落中的女性长者担任的,而上古时期的祭祀仪礼中,杀死包括人的祭物供奉神灵乃为重要仪式,而完成该仪式之女祭司(西王母)因此被视为掌管生死。求生的本能成为造神运动的契机,也影响到发展中的道教,西王母信仰中包含的不死理念也投合了道教对于长生的追求。

(五)玉皇大帝

到了唐代以后,西王母又被升格为“王母娘娘”,玉皇大帝成为继东王公之后,与西王母关系最密切的男神;今日一般华人心中,玉皇大帝是总管天地的最高神、众神之王,犹如人间皇帝,称为西王母的王母娘娘自然就成为玉皇大帝的皇后。在“牛郎织女”、“天仙配”里,玉皇大帝和西王母是夫妻关系,织女和七仙女是他们的儿女。西王母做了玉皇大帝的皇后,名字也改称为王母娘娘,其户籍从昆仑山迁到天庭,天庭的蟠桃园也划归其具体管辖。

西王母与玉皇大帝的相关神话故事流传于民间和道教经典及神异小说,明朝吴承恩《西游记》中将西王母定格为王母娘娘,和玉皇大帝成为配偶,二人成了天帝与天后的配偶关系。自东王公之后,玉皇大帝成为和西王母关系最为密切的男性眷属神。玉皇大帝是天界最高主宰之神,犹如人间的皇帝,上掌三十六

天,下握七十二地,掌管一切神、佛、仙、圣和人间、地府之事。西王母是道教中地位最崇高的女仙,自然而然人们将其附会为玉皇大帝的皇后。此时的西王母成为了道教所尊崇的得道仙人,拥有了不死的蟠桃仙果。宋元明时期,许多文学家皆以西王母蟠桃会为题材,写入小说、戏曲中,据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卷二称:“宋官本杂剧,即有《宴瑶池鬯》。金元院本有《王母祝寿》一本,《蟠桃会》一本,《瑶池会》一本。元钟嗣成、明朱有燬俱有《蟠桃会》杂剧,情节皆类似。”^{[39](P184)}如朱有燬《群仙庆寿蟠桃会》,内容谓:“瑶池蟠桃结实,西王母召东华、南极、八仙,以及人间香山九老,洛下耆英等,开蟠桃大会。”小说中涉笔西王母事的也很多,吴承恩的《西游记》所写孙悟空大闹蟠桃会的故事,就是对上述剧本的进一步演绎,而且把西王母的户口从西方昆仑山迁到了天上,并给玉皇大帝作了皇后,名字也改称为王母娘娘。

王母娘娘与玉皇大帝的夫妻关系在其神话传说《天仙配》中表现的淋漓尽致。王母娘娘和玉皇大帝生了七个女儿,名为七仙女,其中最小的女儿私自下凡嫁给了穷庄稼汉董永。董永是人间的凡人,七仙女是天上的神仙,因其两个人情投意合,心心相映,私自下凡嫁给了牛郎,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王母娘娘知道七仙女下凡,私自和凡人结婚后恼羞成怒,亲自将其破坏。董永和七仙女只能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永远不得相见。^①王母娘娘作为玉皇大帝的妻子掌管着天上人间后宫之事,行使着祂的职能。《嫦娥奔月》也是流传甚广描写王母娘娘的故事之一;《西游记》中第七回描写王母娘娘在瑶池举办的“蟠桃会”,在中国民间影响很大。

道家认为“有生最灵,莫过于人”。换言之,在神身上,人把握着人自己。西王母在《山海经》里为一豹尾虎齿善啸的怪物,经由后代小说和戏曲的不断增润,西王母在华人社会被定位为“王母娘娘”,其形象逐渐转化为雍容华贵的至尊女神,且为长生不老象征。从中国古籍的记载来看,西王母不但与汉武帝、周穆王有深入交往,而且还与黄帝、东王公、玉皇大帝分别配对,造成其感情世界爱恋关系的多元复杂,究其原因神话衍变后的附会,这当然是社会文化的变迁、社会意识的发展以及宗教意识形态的变化,还有统治者的需求所造成。西王母与穆王相会饮于瑶池的情节被后世继承,成为《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及六朝小说中的常见情节。

世俗观念中一般认为中国人的社会男尊女卑,女子被要求“三从四德”,甚至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等谚语都被解读为女性必须依附于男性,而“贞节牌坊”更是长年来被当成中国女性的最高荣誉。其实,观人类历史的演变,各时代有其父系社会也有其母系社会,加上各地民情不同,西王母的爱恋传说实则反映着中华文化对于女神甚至女性的认同。“西王母”是中国神话中的古老女神,中国人的传统宗教“道教”在神仙谱系确立的过程中亦将其罗列并定位为女仙之首,宗教是记载人类自我主义历史中极重要的一章,因此西王母在中国社会流传千古的爱情故事,或许可以看作是普天下中华儿女共同的爱情观。本文藉由西王母爱恋的观点与方式,从神话中的潜意识,积淀出男女文化角色的关系,这种集体潜意识,无疑可以诠释中华儿女的爱情观。对于女性,或许并不一定被要求贞节牌坊、从一而终;在全世界女性主义抬头的今日,透过西王母的爱情故事,可知于中国人的思维中,“两性平等”的观念数千年以来持续奉行且得到认同。

参考文献:

- [1]姜宪灯编.瑶池金母发祥三十周年纪念册[Z].《慈惠堂史》花莲:慈惠堂总堂,1979.
-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3]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3.
- [4]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5]郭璞注.穆天子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6]高承.事物纪原[M].引黄帝内传[O].北京:中华书局,1989.

^①董永与七仙女的传说时而与牛郎织女故事混谈,因非本文主旨,在此从略。

- [7]司马迁.史记[M].卷二十八《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2006.
- [8]道藏(第32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
- [9]陈元龙.格致镜原[M]卷五十六《稗史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10]欧阳询.艺文类聚·后妃部[M].引《列女传》[O].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11]荀子.荀子·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12]高诱注、(清)毕沅校,吕氏春秋·遇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13]道藏(第五册)[M].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 [14]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15]费振刚等辑校.全汉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16]郭璞注.穆天子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17]张玉春.竹书纪年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 [18]司马迁.史记·赵世家[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 [19]王强模译注.列子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 [20]范晔.后汉书[M].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
- [21]<http://cul.book.qq.com/a/20071119/000059.htm>
- [22]许晖.身体的媚术:中国历史上的身体政治学[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 [23]东方朔.神异经[M].见王文濡编,说库[C].扬州:广陵书社,2008.
- [24]杜光庭.墉城集仙录[A].见《道藏》[C].第18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 [25]司马迁.史记·赵世家[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 [26]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 [27]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 [28]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 [29]郑志明.东王公与西王母的神性关系[A].海峡两岸东王公西王母信仰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C].台中技术学院应用中文系(未刊本),2009.
- [30]沈武义.东华木公大天尊圣纪[A].高雄:高雄道德院,2007.
- [31]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 [32]十三经注疏—礼记[M].台北:艺文印书馆1982.
- [33]云笈七签[A].正统道藏[O]三十八册,台北:新文丰,1988.
- [34]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五卷[Z].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
- [35]孔祥星.中国铜镜图典[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 [36]张华.博物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37]班固.汉武故事[M].见王文濡编,说库[C].扬州:广陵书社,2008.
- [38]道藏[Z]第五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 [39]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 郑 镛]